

抱
潤
軒
文
集

抱潤軒文集卷七

桐城馬其昶通伯

先考妣蓮花岡墓誌 己丑

先考諱某字慎父慎庵其別號也先世在固始姓祝氏居六安姓趙氏明永樂中遷桐城蓮姓馬氏為桐城人六世祖諱孟禎立朝為名臣事具史傳其後以儒顯祖諱邦基考諱樹章孝義著聞州閭先考幼學於世父篠澗府君為諸生務益蕝名成業又從方柱之蘇欽齋戴存莊諸先生遊詩古文義瀟守鄉先輩方妣之緒論有起固詩文稿八卷四體書宗懷甯鄧山人有慎著字範四卷論學本成都蔡先生天培尤服膺古韓歐朱王四家於文藝道德詣極而互通有載道集十二卷構討義例終其身不厭謂文與道不得而離也嘗欲致用當世中更喪亂意氣輒頽然矣而邑中利病創革罔鉅細一倚之以辨性不能倚違諧諾與人交無欺給亦往往為小人所中光緒十四年九月八日卒春秋六十有一悲夫先妣諱淑儀字文卿同里張氏甘肅岷州知州諱聰梓女年二十一

來歸長先考三歲而前卒五季癸未冬十月二十八日也一子曰其祖附貢生
始祧大宗顏雲騎尉先考歿願辭爵歸承本生大宗別立後女曰澤蘭適刑部
督捕司郎中方寶彝月桂適候選訓導姚永模幼女金枝字姚金壽自先妣之
存以逮既歿內外宗交口稱之無間先是曾文正公督兩江奏大父行誼於

朝先考以議叙得同知 覃恩加四品封典先妣封恭人其祖自羅大變營宅

兆久之乃得吉卜於縣北朱家橋保一甲蓮花岡之原謹以光緒十六年春正
月而寅奉先考妣合葬茲土嗟乎繼自今吾先考先妣之音容體魄其遂不可
復見也已以先考之志行固辱於生存先妣之慈仁有讓惟天道之常更千萬
世其必永妥於幽宮以庇賴其苗裔無疑也而更千萬世山川陵谷遷變無恆
此不可知者乃涕泣而誌於墓以抒不肖子終天之痛而下詔夫茫茫無極異
如何誰之人男其祖泣血謹誌

具先生口述
推諸收尤入古

怡軒府君墓石後志

庚寅

王父墓志先君撰於戊子春葬有日矣既卜地不吉不見藏事而先君歿又逾

率其祖乃註旣懷甯縣北五十里張莊之原坐穴向壬寅亥鄉曰大壘保曰青
口距桐城縣治七十餘里先是曾祖王父母葬懷甯王父曰余兄弟終當祔此
不忍吾親獨異縣也今邱隴相望可七八里悲夫先君遂不及親其役以慰王
父永慕之思也謹泐原志納之塋中以卒先君之志光緒十六年冬十二月己
卯長孫其祖謹記

其先生曰
似祖父

女得塋銘於已

女得馬其祖通伯第四女也生七歲光緒十九年秋七月以病殤余時應試江
甯不及知聞人言大恠之絕無幾兆萌動大江阻深女魂魄弱小其不能來我
辭也悲夫初女在腹其舅姚仲實戲言若女也當以配吾子佐煥佐煥吾出也
及生遂前約女無異常兒余憐之特甚余行時故無恙去一日忽死余固舉殯
二十率壬午就京兆試歸數月而母卒戊子試江甯歸旬日父卒今乃不能法
然捨去未歸孰喪吾女急世榮忘無涯之恨宜罰於天而吾女適丁是厄也傷
哉乃追理以銘銘曰女死吾不知女不吾婚焉乎其耐於斯

吳先生曰真勢斯
惻陳伯嚴曰體約

蕭太恭人墓誌銘 士展

太恭人蕭氏宛平人道光中桐城姚公石父諱瑩以文學節行重天下初公既成進士服官入都未有嗣世爰求媛淑而太恭人遂獲侍公入門兢兢敏容約已度事女君承秉內綱時佐厥匱錫濯沈習勞若飴室以大籲洎公歿王事天下亂起而太恭人已生子潛昌娶婦光氏曾文正公來江南以潛昌名家子積軍功奏薦得官太恭人就養江右再至安福天姿悻悻御下毋苛終日語不及外事毫髮不自專斷一委於子時以惻隱愛人為訓降其色辭人爭親附奉八十六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卒於安福官寢以再遇 覃恩誥封宜人晉恭人太恭人既卒於是安福君奉喪歸年亦且六十鬢髮皓白諸孫蔚起閭里嗟歎予二孝瑞潘昌官江西湖口知縣調安福配光恭人直隸布政使諱聰諱公女東操肅勤祇侍婦順前卒十七年春秋四十有二孫五人永椿縣學生州同銜候選縣丞永樸廩貢生候選訓導永樞舉戊子科江南鄉試第一永保永樸曾

孫五人佐熾佐文佐煥佐黃佐熙孫女二長適馬其昶次適通州范常世其卒之二年春正月甲辰葬於邑西烏石山陰以光恭人祔文藻滿家別載芳烈於是安福君遂督銘其昶銘曰

康康姚公聲聲四表播仁在岷安福踵紹條葉秀茁庭階最遠名門內飭老福承慶厥節彌仰厥逢彌光絮德校社我里孰方子宦克養婦殯匪離所實省定婉婉是隨千齡萬代永其陰儀

方宗屏文曰通錄似北朝碑版文

候選直隸州知州陳府君墓誌銘

甲午

君陳氏諱耿光字庶甫先世明初由鄱陽遷桐城三傳曰仕文以舉人官陝西耀州知州耀州曹孫珣復以舉人官湖南沅州知府後世遂隱不仕至君高祖以贊雄鄉里好施傾其家君生而家益貧大肆力於學善為詩客遊無以養則兼習刑名家言卒以直隸州知州待選祖魁考樟皆贈奉政大夫祖妣吳氏妣王氏葉氏皆為宜人君之言曰濬者所以禁暴便民也意主於遠之善而已善之不遠惟峻其治法乃大為世詬故不可據者法也可恕者情也得其情而後

法常為其折獄時出入法令之中而必本經術以斷制輕重過重則愀然以
悲曰此其情無可恕然思其所以至此者可憫也性介直意所不可必反復得
常而後止亦不為崖岸新特之行謂平易近人人必歸之卒六十八年配張氏
一子時彥光緒戊子科舉人將以某年月日合葬君於某所來乞銘余嘗謂古
昔之制法使行者官後世之制官使用者法法益繁而官不能知遂有擅其法
者與焉此其人乃皆為專家之學而不可以儒術通也宜乎世之病法者謂法
不足以制官足以厲民也若君者固猶有漢時引經折獄之遺風哉君世母汪
未嫁守貞君散事終身又嘗撫嫁故人孫女及他姪行多可紀余不著而獨著
此以見世之別法於儒家者匪不能儒抑不能法銘曰

維惻惻厥衷維簡孚於中維後其逢永康此幽宮方家廟大口陳義甚高是為
刑名家生色陳伯嚴曰夫拙
之能

強廣夏先生墓誌銘 丁酉

先生諱汝詢字苑舛號廣夏涇陽強氏先世家錢塘宋時有祠部郎中至者佐

韓魏公幕初部五子皆第進士四子淵明至禮部尚書愛深陽溪山止焉是為始遷之祖曾祖東原祖巒考漆舉人甘肅安定縣知縣生四子先生其次也幼而英碩神采外流七歲能了說史記大意安福阮侯序一見器異來嫁以女咸豐九年以選拔貢生舉順天鄉試篤於稽古銳進無老怯於取榮勇退無少久之選授潯榆縣教諭終不到官先生之學自經史諸子百家方伎之書一皆練習窺見要指以為學期博不期離期約不期陋魯六經大義搜抉貫瑣前祺也匪博也屏絕群籍取足吾心茲陋也匪約也惟博不褊惟約不陋舍程朱其時歸因悼痛當時學者外躬脩祖劉歆班固叙書以六書概小學且以概大學非周官師氏保氏之遺法其或不出於是則又馳驟功利昧厥原本於是著大學衍義續七十卷踵前書之成則矯邱氏之遺失又以聖人自魯史成春秋其書有義而無例有筆削而無褒貶若春秋測義三十五卷其為說雖多要一本聖人宰時有物之指鑿然可效抱能在躬百不施一纂述終世不求聞知志量蓋泊如也初避兵亂并日一食巡撫李公謙總樞商賈難其人特任以職堅不肯

赴會鄉陳公沒授山西按察使提湘勇三千主防務曾文正公勦以求賢自
輔虛左近止雙臺中機是時晉兵大抵窺不可用陳公搆疑忌先生為革陳方
略言防地遠關而吉州以上二百里嚴冬冰牢結車馬如踐徑適當築砌堡壘
募新勇播扼不然吾禍必自吉始事格不行至冬賊果由吉州渡冰掠蒲解絳
霍之郊陳公罷職別去其後曾文正公重蒞江南雅意思薦居無何公薨而先
生亦將五十矣當是時曾公最能得士所推轂皆天下之選先生晚出竟嘿嘿
不復藉乎道之廢興國各有命聚然士論蓋以是高之平生內行較備孝友蒸
蒸動有楷息有則一身欬抑舉室互戒被嚴既久乃得大和人以為先生之學
也不惟其學惟其行也先生之行也不惟其行惟其學也其所著書又有文集
八卷詩集六卷讀書記五卷隨筆二卷漢州郡縣吏制考一卷金壇見聞記二
卷女學內外篇二卷操積衍術四卷惟說大學春秋及詩集已鈐板餘皆寫藏
於家光緒二十年六月五日卒春秋七十有一配阮儒人前卒里鄰稱其賢例
室教氏子二以次子承大宋後長敵信邑廩膳生早世次敵保孫惠時皆縣學

生女二長適金壇段維柏次許聘丹徒韓氏以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庚辰合葬
於北鄉官莊之原先生第汝諤有學行兄弟間自為師友先期以狀授其祖銘
其祖顧嘗辱先生過聽之譽且習讀其書不敢辭銘曰

聖途久慕一踊萬趨胡口則庵而躬之脛有璋一夫居約而吁蹶然搗筆揭日
天衢其行可則位不完德輝勤詔遐視此貞刻吳先生曰敘述難使陳
伯嚴曰體度雅容有餘

新野縣知縣方君恭誌銘

君諱昌翰字宗屏號滌傳桐城方氏族望重江南父寶仁夙學不耀生二子君
次末而嗣再沒君父為繼高祖之宗幼而幼學年十八受知奉文恭公補學官
弟子肄業成均屢薦不第粵逆亂起避地中州不以世亂情業主閑鄉講席學
益肆名聞益徹羔雁充庭是時奉尚書鶴亭巡撫河南而鄉湘曾文正公方督
師新門爭起君自佐尚書先為故為河南得自後蒞豫太僚尊公禮敬一轅法
蘭西教士扶微故謁巡撫使室君爭當皮參不當受私謁巡撫難之卒從君言
教士遂退退嚙不得費君在豫久援例用知縣候選叙濟勞推武安補新野皆

有忠愛鉅強梗為民害者柔剛異施不自諂飾一循故事中誠達於物自長江
興輪艘南北仕宦多由漢口易舟抵樊城道新野車馬俱頓無虛月舊取辦商
旅者一禁斷同令縣役各自私蓄贏車運載官債其傭民以不擾新野為生立
祠在官五年自免歸一以撰著為事先是君十世祖諱學漸以布衣興高顯諸
公謀性善之旨學者稱明善先生明善生大鎮官大理寺卿學者不以官稱稱
其私諡曰文孝先生文孝生湖廣巡撫孔昭稱貞述先生貞述生翰林院簡討
以智稱文忠先生文忠第三子中履遜述不仕稱文逸先生文逸生潼商兵備
道正取兵備生工部主事張登於君為高祖自明善崛起為儒宗歷明季入
國朝以來家世傳業著述宏侈士大夫慕之其書已刻者世多有未刻猶數十
種君既告歸僦居皖上名益高乃索刻方氏七代遺書又刊其虛白室詩文集
十二卷當是時河南僚友諮政考疑則思方君田庶幾復出而皖中大府求賢
而必曰方君前後聘治章奏踵相接其贊畫一如在河南故雖去矣猶索筆幕
府十餘年不克歸歸一月而病篤其軀修候神明不暇殄重死別日平生慚無

可述雖然必以累子明日遂卒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也年七十有一

覃思二品封典配祿氏晉封夫人前卒側室王氏無子以兄子友陶嗣孫男七人君內行完潔與之處初若無可驚異久乃大服邑子陳澹然跼馳喜大言以流進士嘗抵書論學相佛豎已而歎曰嗟乎不肯奔走江表才數年當誇積毀至不可滿被而先生傳食諸侯方利州邑文采風流爛然絕無毫髮警議豈不難哉以某年月日卜葬某所乞銘維兩家世姻又承顧言子其可辭銘曰

其器渾寬無有涯端武安初治隸賦氓歡校藝新野萬士方爲有遠潛發姦擊驚實孰云文儒不達邦經孰云施政不始閭庠任剛不跂勢則未已棲神大幽

千齡無祀

吳先生曰
叙事健

誥封一品夫人陳夫人黃氏墓誌銘 士寅

義甯陳公諱實儀有良嫡曰黃氏夫人世居義甯州油墩父彩意學行推鄉里然酒止十五子尤篤愛夫人選壻得陳公年十八東歸遠事太夫人能得其驩簞席盤匱躬躬承特皆有定程太夫人雖瞑目卧易他人必揣知之家時空無

輒稱貸以佐甘滑先期屏當門庭寂然公有大節遠志生事不誰何蚤歲嘗客
游四方能不失溫清太夫人不以思子苦公用是能一恣於學周知民俗利病
卒為偉人孝冠亂起夫人襁兒竄道旁林中羣狙語夫人持絮塞兒口兒即吮
賊至死矣夫人恐兒死不聽兒言卒不吮已而亂定公以舉人贊軍謀積伐聞
至河北道浙江按察使坐事罷職大臣論薦不起海疆日棘遂再出授湖北按
察使累遷湖南巡撫益發舒感激以天下自詭所興舉皆經國遠畧風氣康康
為時名臣矣而夫人以積苦久性善病注注而劇又連悼痛其子女竟以光緒
二十三年年六十六十二月甲子卒於湖南官舍自夫人始歸食貧其後家日
益昌起公持節鉞在鎮前所襁兒曰三立者已第進士通籍告養子舍種學績
文士論歸高夫人命服在躬樂悻異勢能一束謙約帥初不渝嘗有親知眷屬
過從從容語朕玆珍麗及官中遽除閭閻瘠瘠爭誇所聞夫人笑曰我鄉人誠不
知有若許事其高致步逸皆此類也而論者尤以謂公當盛年坡屈閉門靜居
無纖介不自得及有所除授輒心營職而已能不牽於私累其在官所需為斥

資裝每萬金既歸而無田以耕無宅以棲也因公年學學道之明效哉而夫人
之為賢可知嗚乎其亦難能也已夫人以公階封一品夫人卒後未一歲時
政大變公父子俱獲罪其冬將夫人喪歸南昌明年葬西山之青山之原公自
定兆域而廬其旁曰靖廬子二人長三立革職吏部主事次三畏出為仲父親
瑞公後前年女二人長嫁東安世襲騎都尉候選道席暇衡次瑞孫六人曾孫
一人既葬三立以狀授其祖銘將追埋諸幽銘曰

吾嘗泛舟大江絕彭蠡抵南昌望西山隱隆端閣意其間必有絕勝之區足徇
羊馬公於以營靖廬吾所不至曾一科公感知己之誼嗚乎公今亦亡矣惟公
惟夫人生能同德歿同異藏天下事甯可復意更千萬緡捫採無敢傷

符泰川制墓入吾陳伯
辰曰為永銘詞尤浩蕩

方恭人蘇氏附葬誌

士寅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壬午友人方守彝守教喪其母蘇恭人既卒哭暨葬事以
肅來致狀請銘展狀幾萬言至深痛不能讀也恭人蘇氏桐城人父求恒早卒

母江以節孝旌其族祖厚子徵君躬行儒者敬江操憫其子幼一女才賢室配君子常是時柏堂布先生壯年喪室家貧甚徵君高其學行折車輩與之交慨然為議昏慕人年十九遂來歸於方躬執厨爨忘其新婦咸豐初粵寇臨縣城先生避居魯砮山饑餓連遭猶日聚故友子弟講學著書不輟慕人先雞鳴而興一身百役以敬事夫子生佳華華訓誨臻至己而先生應吳侍郎廷棟聘攜長子培潛遊山東培潛前夫人出也慕人獨與其子及長婦留一日遇賊山中賊意惡慕人急趨長婦所抱持賊起舉刀擬之姑婦相抱持益固投於地抵死大號卒得免慕人歎曰魯砮不可栖矣轉徙數處其境益困先生既久客吳侍郎所道日高名日聞常塗書幣聘問相屬及居河南慕乃得將家外出最後曾文正公奏薦得官令素強十年留子守墓督家於是慕人年五十先生亦且五十九矣守墓走官所觀祝從容言家人子婦誠思慕諸孫漸長能讀書先生欣然願慕人曰與爾偕老故山復何求乎又數年政成遂授勅歸偏寓皖城羣士趨嚮如在魯砮其祖亦時到門請常得拜見慕人堂上退而與守墓兄弟遊申

以新特之好校論家法一時清族或勗逮焉先生將卒之年天子嘉其老學
給五品卿銜後十有二年而恭人以痛其女適孫氏者早寡而殞遺孤穉昧春
秋既邁傷懷天屬亦遂告終年七十有五長子培濟前卒婦徐有節行次子守
彝太常寺博士次守敝府學生光祿寺署正孫七人時涵縣學生候選通判時
縈時簡暗縣學生時介時晉時亮時喬曾孫四人顧言村京鄉墓京師諱宗誠
柏堂其別號也先用知縣優叙晉級 覃恩予四品封典恭人得封如其級墓
在懷甯縣北三十里舖孫君葆田誌其家世已詳自其昶興守彝文垂三十年
則見其門祚方隆起不可量今所述行乃皆其前時側陋微苦之詞蓋欲其子
姓念之而永無忘也創業之艱難獨其身知之耳及子有鮮及孫者如鮮悲夫
周公之言曰否則悔厥父母曰咎之人無聞知吾不知為父母者馳驟畢世為
其子若孫計留而不獲休止果何為也豈當隆周時已有如斯人者耶然則思
厥艱若吾友者足為天下之凡為子者告已因推本其意而為之銘曰

更百苦立其家躬不有委社黽維俗救維踵奢後指前公掄擲念我朝諱無涯

吳先生曰著撰
處轉側應伴

具先生墓誌銘 公訂

光緒二十六年歲輔民肇配攝外學八國建兵內犯京師不守既和議成 朝
廷慨然圖所以自立更庶政 詔郡縣改書院用西國法立學而建大學堂於
京師 命吏部尚書長沙張公為管學大臣於是張公奏薦桐城吳先生學行
高兼綜中西可以師多士 天子俞其請 命以五品卿銜充大學堂總教習
先生堅辭不得則請赴日本攷學制既至日本自其國君相下至教育名家婦
孺學子皆備禮接款海內外欽遵風采而先生亦素以興學育才濟時爽自詭
博蒐精諮窮日夜不怠思汲族所以驟盛而度吾力之所能及與時所宜必
得當以科 天子明詔塞知過歸未及返命而卒嗚呼悲夫先生諱汝綸字摯
甫祖庭森縣學生父元甲以諸生舉成豐元年孝廉方正母馬太淑人兩世皆
以先生貴 贈如其官徵君孝友博愛養育宗親數十人家日以貧先生幼刻
苦而學常得一雞卵不食易松脂以照讀書篤嗜古文辭私淑同里姚姬傳先

生少長受知曾文正文益宏肆高潔以同治甲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用內閣中書曾公督兩江奏調至金陵移督直隸隨調至北補深州直隸州知州連丁外內艱服除署天津府知府補冀州所至有迹先生既師事曾公與聞大謀參章奏曾公薨李文忠公繼督直隸尤倚重焉初在官凡有請必得任冀州八年方叙還一旦投劾去李公留之不可則處以賓師聘為蓮池書院山長機要疏牘必就咨視草自是十餘年不離直隸遂與李公相終始先生為政於世所矜尚為名高者一不屑獨留意教化經畫書院苟力所能至不憚貴勢籍冀州已費學田為豪民所攘奪者千四百餘畝充書院經費聚所屬之高材秀生求賢師而教之深冀二州書院遂為畿輔冠其在冀久成材尤多又時時求其士之賢有文者禮先之凡得十許人自謂每得一士雖戰勝而得一國不足喻其善也此十許人皆守高不喜親官府先生強起之與此十許人者月一會書院凡所施為使不便輿革於民必與此十許人者共之開冀衡六十里之渠洩積水於滏以溉田使商旅費白金十萬兩公私無一儲百方欲輸勢劫情化功卒

以成民或初不使其所為既去而人思之先生為人簡易佚蕩不矜持威儀為
曲謹其宏辨好士出天性始為吏繼為師一以文術誘進之以謂文者天地古
今之至粹苟入之不深其精神意脈一有失則所載通與事舉無幸焉其教始
學必本周秦古籍由訓故以求通其文詞而要以能知當時之變備緩急其於
西國新法冥心孤探得其旨要歐其名流皆傾誠締結日本學者踵海請業遠
近以文字求是正者四面而至又瘡並以其暇裨助李公謀略李公撫國柄久
其防海文郡購器皆前古所未有拘學恣意好毀先生憤國勢弱李公牽於異
議不克盡其能為之剖析疑謫李公嘗失勢先生尤為之盡其實先生入仕二
十年李公國士目之而顧未嘗有所遷官增秩其於李公無分毫私也先生既
不樂仕宦隨李公媼和至都李公薨並浩然思歸不得已於張公之薦殊亦無
意教授獨欲致究學制得失釐為定法強能者其歸自可奉也自乞先返籍省
墓回興辦桐城小學堂數月學堂成北行詩數卧疾遂不起二十九年正月十
二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嗟乎虛數千年遞積遞敝之俗非大有以奪其故習其

勢不足以振起世方懋任事銳往之失以先生之所扶而於時之須其遂能有
合耶則不幸中駕而視使夫朝野上下以遺殊郡絕域之區歔歔鬱鬱惻其人
若存其所為何遽若是固以為斯世之不幸而其於先生猶未為不幸也此其
尤可慨痛者已先生配汪氏 封淑人前卒側室歐氏子啟孫有軼才能世其
業女五人長適直隸候補知州薛翼運次適舉人汪應張次適翰林院編脩湖
南學政柯劭忞次適直隸候補知縣王光鸞幼女許聘姚氏所著書有易說書
說若干卷深州風土記二十卷詩文集若干卷日記若干卷東遊叢錄四卷啓
孫將以某年月日塋葬於某所門人馬其祖為銘銘曰

宋援儒賢睨之亡有道吾不知文抑何朽嘲嚙風費而行則備我昆我弟萬古
殊尤苟恣其好身命可溷真性結牢鬼愉神泣惟其大偏乃匪能及寤姬鉅孔
高踰遠跡亦圖於新造漢追徽競存強力救我民難凡此二行世謂二反斜德
鏡辭九幽是恒

陳伯嚴曰經括生平精心無遺錄
陳伯嚴之工聲情之茂殆欲土道荆園

石球陳虎臣先生墓誌銘

丙午

先生陳氏石埭人諱文宇虎臣號勿齋生有異秉言微許度篤慕宋儒者義理之學厲節高邁不以資口說事親孝視天下至可願欲之事無有過吾親者其於世榮利泊然而已始以道光己酉科選拔貢生朝考京師報罷以貧故留都中間東南亂作遂歸教授養母一日賊猝至不及避謀誦不報無怖容賊出試其侶曰此中一儒生授童子書母入也賊退乃散遣生徒挈家夜竄七晝夜達祁門時曾文正公駐師祁門李文忠公方為幕僚先生以舊好詣之李公謂曰曾公飢渴求士子負幹略而願與難民伍乎語未卒文正已零帷入長榻就坐諮詢軍謀情款備至因留居幕府辭不獲則泣然曰母老誠不忍旦夕違艱劇非所勝文正曰固不以艱劇屈君當是時軍事旁午文正尤以人才夙故為急念非作其忠義之氣無能鎮浹俗遏亂卒至是得先生則大喜以謂鄉邑遭寇不屈死者所在多有誠得如陳君任來訪生策旌逝者俾無或遺亦冀可多獲佳士先生遂任不辭來訪忠義局之設由此起一時高名勝流篤學之彥輻輳並進先後興起者凡十餘輩安慶既先曾軍合圍金陵功垂就餉匱時李公趨

授江蘇巡撫文正謂先生金陵事急豫餉既失望數十萬衆危殆可立見今欲
取資異地抵李公告助宜莫如君受命許諾即日戒行卒以濟軍金陵平先生
已前由知縣擢直隸州道銜知府文正滋欲試之事將以江甯府具薦固辭始
免文正北征李公權兩江入議攝揚州則又辭及文正再蒞江甯延主鳳池書
院仍以母老辭不就於是文正乃歎曰異哉斯人屬之不可賓之不得乎曾公
李公所薦士滿天下皆躋高位先生以舊故尤被知待熊卒不可強起蓋先生
始出自祁門母楊太恭人年八十矣自是又十餘年太恭人年九十七豫稱百
齡之觴乃終太恭人性嚴善怒即有不怡必長跪請杖賓客在堂聞母聲輒趨
前屏息坐客默自引去少工書學顏平原七十後自號曰悔翁僑居金陵簾閣
寂處玩心高明亦時出步遊黃郭山水光緒廿二年年八十七卒自其六十五
年以前皆不離太恭人側祖顯父嘉祿皆贈通議大夫如先生族姪孫氏繼娶
沈氏子文蔚選拔貢生江蘇知縣前卒女二人皆適士族孫燮坤兆生初太恭
人稱壽兆生猶未生以誕孫燮坤嗣文蔚為曾孫光緒卅二年某月日卜葬於

某鄉某原兆生具狀請銘其祖則謹銘如狀系曰

今天下競言大同之學謂非崇功利且慕不自存保門以內瑣瑣奚足賢然吾
竊怪曾文正於咸同間固嘗手夷大難其所引重推先猶有古一行之士不出
戶庭終其身如先生者又曷以稱焉嗚呼以石隸陳氏之降後之觀化人者式
旃陳伯嚴
曰暢雅

清故中憲大夫四品銜刑部奉天司主事孫君某誌銘 丁未

君諱傳頤字少鼎安徽壽州人也先世由濟甯來遷五世祖珩以孝行 旌門

潛德孕良炳為著姓祖茂章父家亨蚤世 贈如君階本生父家幾 貤封中

憲母何氏本生母王氏皆封太恭人兄弟三人君其長也粵在初降出後所宗

母氏長育兵革之中光緒八年舉江南鄉試明年成進士觀政刑部迎養邸舍

封君居三年去歸里君夙秉仁孝既傷襁褓為孤母氏劬苦懼無能愉慰又念

生我之德之固可為報徘徊篤罪如戴二天封君病亟踰踰歸省在途聞凶入

門而何太夫人遺疾耗至即時遂軫哀誠所積人神祐憐母疾良已旋喪厥配

逾年何太恭人再養又數年殞其長嗣悼心悲憾軀龐精銷機照益謂君之為
學始篤慕有宋程朱氏之遺軌祔藏歲務明大道之原寢弄而及明儒良知捷
悟之談其後乃頗往往姚禪悅兵虛納善下趾廟朝列猶時取四子書聚徒友
講肄諸公貴人聞其言或相錯愕避席致敬東事起幾旬大震君慮有非常之
變獨身依闕已而歎成朝野更度若遂告歸王太恭人依仲子於粵迎還致養
前後歷主豐潤懷遠定遠桐城及正陽開講席室無宿春推解不勸鄉邑早饑
躬助吏振災叙勝加四品銜初君投効方強任耳禍難既夷宜若可少留無
恙者而君運命不願既歸貧甚請與君同歲生多躋通顯即與君偕去而再出
者皆遷秩或外補吏饒贍而是時君再從父方在朝以天子師傅為宰相或
諷其復起笑不應士固有棲遲高蹈者矣然或亦不免困於無資藉或其生事
有可自娛瞻焉無昧於外君子猶樂與之期如君者無所資於此而可操左券
以責之彼顧舍而弗取何邪豈其販心被教舉身世胥納諸大空之域其道固
有然者邪抑吾觀君之用情於倫紀間者又何其哀懇至到結牢而不可已耶

君後復應京師實業學堂之聘未幾疾作祇家卒光緒卅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也年五十有二娶程氏孝德與君齊一繼娶劉氏子二多虞前卒多句縣學生女適舉人馬振彪於余為族子婦次未字皆前夫人出其卒之再適年葬州南大長岡先兆側以前夫人相先期多句來桐城徵銘余與君締交京師後君時來眎女憐其遠嫁命父余故余知君深銘曰

烏乎孫君而止於斯蓋君洞明無生之悟久矣魂其奚怖不有摩尼珠孰證厥

源我心之悲

姚林節四論少兼得其源
虛大氣清厚乃先生本色

空校中憲大夫署徐州府知府江君基誌銘 丁未

君諱雲龍字潛之號潤生江氏明代由句容遷居合肥縣東淳樸山麓為合肥人父承德母吳氏生三子長次簡以武功至都司副將君少失父母風穎標徹宏邁不羈伯兄捷之而泣由是感奮大恣於學年十八應督學試冠其曹員才自喜壽州孫君振沅超悟士也其父為合肥教諭孫君嘗遇異人蘇州授以姚江學說精思數月渙若有得君與語大驚服折節師事之光緒十六年成進士

選庶吉士授編修充 國史館協儲官居京師不能造請貴勢以家貧乞外改
知府江蘇當一權通州釐稅署徐州府事未一年以病乞休歸數月卒年四十
七始君為孤童育於伯兄及娶伯兄旋沒門內膠庠益有難言已而供職承嗣
妻劉永逝又選聯兵犯 關 官車遠狩友人宗室翰林壽富英山王主事鐵
珊皆殉節死淒然身世之際漚鬱無從遂隕天年吁其傷矣然若故有幹濟大
略鄂人曹君以拔萃令臨榆擊斬為治豪強側目因極其罪致之死曹懼罪陽
狂求知其詐即以令病狂上言大吏未遽察命榆關軍將拘禁留一竇餽飲食
君初為翰林過天津時直隸提督為同郡人隆禮接款因言願觀榆關新築砲
壘提督傳知列將供具至則周覽營壘畢還詣曹所曹聞人聲復肆罵若立門
外大譟孔北海憂能傷人語曹心動默不罵即趨門求由眾駭視君曰脫有罪
責某自獨任開門出之曹被錮已二年室中積穢盈尺而色非人君挾與俱去
提督為白之大吏事得解曹竟復官其在通州朱孝廉銘盤為才早世君以五
百金振其遺孤其行義俠皆此類也君卒於光緒卅年九月前夫人劉氏繼娶

儀徵阮氏太傅文達公曾孫女子龔藻諸生前夫人出以某年月日葬某所龔

藻乞銘銘曰

余接君音塵僅一再兮於交為新君之友張子開狀君之人吾能得其真以銘

其寔

姚叔節曰飲脫曹臨術極有特色

建德周太夫人吳氏墓誌銘 戊申

尚書建德周公之配吳太夫人光緒卅三年年七十有三冬十一月終於揚州寓舍適年其子學熙以狀並尚書自為傳授其祖乞銘尚書蹶起單寔任兼圻家門駢盛皖南列縣無與比而太夫人以一身兩涉艱悴其行事皆可添式於銘宜尚書之言曰當粵寇初熾東南無完土吾家貧薄轉徙彭澤山中盡匿草樹翳蔽夜出磨一炊遲明則登高處瞻望避賊一日當得數死祖父母父母恆泣約家衆當畢命一區子既不忍違離又念守此終無全理夫人贊畫大計趨子潛走留書以白重堂提揭三舉深宵送別自是十餘年兵飢疾疫之危苦有非人意計所能得者乃至吾祖父母吾父之喪皆夫人拮据將事則是夫人之

有大造於我周也子乃因緣際會薄立勲伐至有今日而夫人自初入官舍生
四子學熙後即靜居素食精誦經四十餘載一以慈利為行長子學海次
學銘同歲成進士學銘入翰林學熙學輝皆獲鄉舉子婦孫曾數十人而夫人
守盈以約不怠前艱節縮簪珥服御費四四千畝以恤貧者名曰樂濟會子撫
山東時東南水災鉅夫人七十生朝兒輩請稱觴演劇堅不許謂吾不以此開
汝家法侈之漸費移助振愈於延賓泊于蒙恩告歸自粵未幾夫人從病予
慰之曰社吾兩人在難誠不自意全濟及令死視他人已羸年五十其可無憾
夫人笑而頷之蓋其用愛溥而深達元化或亦事佛之為效也尚書名貌官至
兩廣總督加兵部尚書銜子六學海學銘學通學熙均夫人出學銘後其族父
學淵學輝庶出夫人視之無歧異學通早卒餘五人皆官道員而學銘嘗累江
西按察使學熙擢長蘆鹽運使累直隸按察叙勞錫一品封典夫人得封太
夫人太夫人之號學海前一歲卒子達為承重孫達亦道員三品蔭生諸孫十
九人曾孫四人女子子三庶出孫女廿以卅四年某月日薨某所學熙之狀太

夫人他行可紀者衆其祖替居賓館鼓鐘聲聞府中上下數十人獨於太夫人無間辭號曰佛母狀所言皆驗銘曰

今方興女學願無女士師執殫厥施而自執卑不膏於脂不蹠於瘥老福是宜理幽我詩亦以範時

方君墓誌銘 己酉

君方氏諱元衡字華田族望推桐城最曾祖調羅常捐義田助族人葬資祖傳琪父實光皆散行誼至君益務費揚前休稱述時時在口既葬其先祖父以下諸喪固推及其族以逮鄉鄰郡邑凡耳目所及貧不克舉者請於大吏設勸葬局贈之俾無溺陋俗累骸原野疫厲寢興濱江桂家壩注而臨隄居民業葬其上或走告君君時患足疾掖而前駕舟驚濤中馳往逮瘞甫歲事而岍北蕪湖築道開商埠掘毀塋塚無算復集資設勸葬分局其他購義山起義家掩埋會先後以君得葬者逾五萬君既以義聲自著而尤欽重節烈慮官師展轉咨核不獲即時上達貧者至不得報乃請設採訪局選中天府以 聞捷簡而費省

於是幽貞女婦秦聞得 旌者逾二十萬建節孝總祠於會垣建總坊北郭外
其歛財費議幣工役一自於君君故勞勩儉善大言居貧喜事所營額淵述
人以此疑笑之君不自沮為之益力及君子履中通籍入翰林舉經濟特科得
高第人又推為福善之驗而謂君之所為果善也士獨行其心所安耳必一一
責報於天天之不可知也久矣要之人人所願望而莫可期必者惟肖子惟自
立以成其親名斯足為君之幸焉者已君以縣學生誥封如其子階官光緒三
十四年九月卒六十 卒娶吳氏繼娶程氏子五月中附生早卒屢中翰林院
編脩東中出嗣叔父次宜中在中女二長適張次適喬亦旌貞節君卒之明年
某月日葬某所履中來請銘銘曰

百千萬祀誰其尸之一有不和若已瘞之幽閨婦養我其暉之烏乎君今已矣
後之人繼斯載福以餽遺永冀其螭

合肥高君墓誌銘 己酉

君諱春浦字佩之合肥高氏明季自江西來遷居縣南八十里永和園永和園

者咸豐時君所嘗練勇禦寇以為號今遂以名其地也其先賢勤農業自君曾祖有章始學祖榮亮父夢堂三世皆以君諸弟貴贈封二品君兄弟四人次居長性嚴重有幹略少從師受書未竟學會天下亂土寇四出居民逃徙君獨集父老議圖丁自衛編條教中約束益造戰具農器有土寇將發夜走其家擒斬之黨眾駭散永和圖之名由此著自後君從戎幕歷江浙河南直隸諸行省西北出甯遠歸化東南渡海抵安南數十年中或出或戔歸至光緒二十二年卒六十三始以衰老不復出又十年遂卒於家其初徒以練鄉兵起終老於游叙勞得同知銜知縣費山東以非雅意所存故不仕其家居喜為鄉里興利建議固四恒苦旱鑿河汊十餘里以導室蓄儲工費鉅者大龍塘而湖背岡旱潦皆為害因開長河貫其中建閘下流數年訖工歲獲豐樂尤精於醫開門待診不以煩穢見拒憂喜費於中誠齋觀欲驗疾劇減可治不可治望君顏色恒揣知之歲合藥以施貧者濟公甚果里落愈爭咸就取直群兒遨嬉道旁遇君過輒誅立或先走避君性能飲酒酒酣喜自說平生所經山川形勝及其上俗嘗言

戰江蘇時探賊營破死如鶩卵掠肩過驟馬踐尸行北亟捨日馳百數十里止
宿就馬鞍上張燭寫軍書倦則據地伏鞍臥樹長矛於側冰凝牙頭窸窣有聲
沙漠行終日不見水渴取嗽囊中芋數片當時誠不自知若子壽恆嘗從容侍
側問前所從諸帥贊畫狀貌體視良久曰事已往何足深道置君亦既老矣注
往歎歔羅酒泣下自聖哲罕言命事功之建立誠未可必或一出而坐致通顯
或積苦終世竟無能一當豈非天哉以君之器能勝勤視世之所號為傑者何
歟耶而其施止此其所以自處者若彼其於命焉殆能安也已君娶任氏繼娶
孫氏皆封宜人再繼沈氏蓮室王氏子四憲瀛相鈞皆諸生早卒次壽恆壽昶
長女亦早卒餘二孀潘璫王君歿權厝北岡將以室統元奉改葬某所孫宜人
相壽恆自京師以狀來乞銘其辭曰
福於里為奢澤於人豈遐天衢不聘鰥鰥生與時宜遇則差通室孰能測其
牙論才足備古冠置我旌以銘孰無涯

抱潤軒文集卷八

桐城馬其昶通伯

先母行略 甲申

吾母張氏諱清徽字文卿文瑞公六世孫女外曾祖翰林院編修諱元宰外祖甘肅岷州知州諱聰梓母年二十一來歸於時家人內外且數十母躬鞠其間無所觸迂即亦無所表襮數十年中凡經紀三喪三嫁再娶以至賓祭患難流離疾病醫藥無歲無有退然若無能然事亦無不舉者吾父性嚴毅即有不當詰責嗃嗃母屏息改為或從容自理不怨益虔即他人有犯壹務容忍尤無狀色或微愠終已不言奴僕老不任事亦不遣去曰若事我久不欲相遺棄也其與人不必有太施厚恩意隆於物情溫於詞以故吾母之生皆樂親之及卒哭之皆哀初母患股疾其昶遠遊京師逾年歸疾益甚未幾疽潰醫者謂法常可治然氣體羸憊已甚可若何其昶憂惶不知所為計婦姚氏從弟婦吳氏各割臂肉和劑進乃至庶母亦旦夕侍疾惟謹皆以母撫愛之若女不忍不以母母

吾母也於是內外宗鄰益歎吾母逮下之仁感人之切至難能矣母生於道光五年正月元日光緒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春秋五十有九凡生子女八人產未彌月者亦八今存者一姊一妹在子惟其昶一人而已母得疾即自度不起謂他無所冀第及見吾兒讀書稍有成得一抱孫即死瞑目矣傷哉吾母之所處其昶自有知識以來未嘗見其有可欣者今茲之病以氣體素羸然非同前者鞠育之艱亦何遽至是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以劬勞之故自傷其生焉傷其生以生一人而此一人者又不獲遂其垂老所僅欲憐之懷也此尤其昶之隱痛而自以不可為人者也嗟呼將安訴此酷哉男其昶泣血述

大父怡軒府君行狀 丁亥

府君諱樹章字幼白晚自號怡性老人先曾祖王父止君公諱邦基二子長通判公次府君府君生而善病密靜有思所計畫悉得年十三佐止君公督家裁冗緝置內外秩秩久之家日以饒則益推恩以仁其三族止君公嘗曰吾長子學次子能勤家吾先人累代未成之願庶其酬矣府君質行甚厚孝謹聞乎一

時止君公病煩寢處不甯甫卧輒大伸欲起即起輒復卧如是者數終亦不安
府君旦夕承事聽於無聲逆意而先得聞言而響應其後侍母左太恭人病亦
如之太恭人年幾九十府君食則視膳寒則視衣百營而求一愉必戒必親不
以假人即他人代亦不適指於宅中構怡軒雙桂樓於城西構碧梧翠竹山館
置小肩輿春秋佳日每昇母遊觀通判公奉前府君奉後是時太恭人懼甚或
念贈公先逝乃不見有今日往往泣下太恭人性潔晚年病脾瀉利一夕數十
起府君終宵在側扶掖不令少有沾汙太恭人每歎孝哉吾子乃使我不為病
苦也府君兄弟友愛臻至通判公性峭直無所假借醜焉與世不相入府君事
之益虔終其身無一言之拂每晨興戒視灑掃即兄弟之東廳燕語通判公就
席治書史府君乃退而課鹽米譏簿籍皆細字莊寫通問戚友慶弔及午共餐
於東廳日昃復如之秉燭話往事及諸所當設施者諸子婦咸侍側一日客過
偶置酒為樗蒲戲通判公適從堂後來於窗間見之感額而去府君坐席下嚮
上微窺見之即謝客終不復為通判公兩遣文字禍皆府君忍詢息之絕無幾

微介於至隱人以此稱馬氏兄弟之風義也通判公既仕河南謂府君曰昔先人嘗欲起祠堂置義田未果余兩人平生志事無相違者弟勉之矣府君接人無少長一飲以和遇族人群從必詳其支系若生子嫁娶喪葬隨所聞而皆注之籍通判公家居時已共纂族譜刊之及仕俸錢所入府君輒別置一區數年乃合己力田所贏購田二百餘畝為義莊糶其租穀之餘收貯竹木瓦石雜器諸可用之物又數年遂營祠宇取用無缺工成無濫歲於春秋舉行祭祀又建享堂先塋側以便墓祭擴墓田以贍其小宗咸豐初粵寇亂起通判公殉難死府君練鄉兵助城守貸錢輸軍其後亂定民居多燬府君所建祠及居室皆幸存慨然曰是可私耶乃推所居室為邑試院曾文正公嘉其義聞於

朝以候選詹事府主簿議叙加太常寺典簿銜同治四年七月年七十有五卒居恒諱諱以孝友仁讓為勗謂人家貧富不足恃而盛衰之理終不爽也著有怡軒歷年紀事若干卷府君配張氏左氏側室崔氏生子二長其昶父起升次叔父起恒女一適方傳尹孫四其昶其最其昭其昕府君得孫遲以其昶居長

極憐愛之光緒十三年始克奉府君葬於某所敢撰次行事大略以求紀述於當代有道能文者

蘇廷光傳 癸巳

蘇生名廷光字伯孚其族祖曰厚子先生道光中以宋儒學教授其家蘇氏子弟多敦謹而生最後出才致雋朗篤守前緒益務恢之其於世亮然若有所不屑時時從余遊惜年不足以究其志學不足以既其業而遽死獨其心常欲追古人而從之也悲夫生幼失母父娶後妻生子生常寄食於外稍長讀書絕慧為諸生食廩陳文曰有名其父喜則使歸而課弟母時譴怒輒長跪受杖異母弟或俗詭為謝其所處有至足隨者生終無一言余久乃知之而不一二其詳猶生之志也去年春余客梁谿生寓書自傷言至山水幽絕處見岑林溪壑萬狀清寂乃有古寺蕭然託身迎佛之意念所思非人道未敢忍焉舉其志然至與俗接則偃蹇愁感之衷孤曠矯子之懷彌不能自抑予讀而悲之逾年而生遂以病卒年二十有三聘妻朱氏未娶子視生殆畢問朱氏女則皆曰賢

也年與之齊其祖曰嗟呼其生同來其殆將同歸乎又明日女聞耗果請其父母來蘇氏絕食飲七日而後死方其呻吟牀蓐氣微屬父流涕於旁飲以水女握掌視之固卒不飲遂死嗟呼處變而無所逃義無可二也若夫義之不必出於死而竟死則亦天為之矣知其命於天而不託夫義之便於己者以自處其心固以得死而乃慊也人之求慊其心未遽若死之艱也而能者鮮焉則如夫必死而以慊其心者之可貴也於是貪曰生之為子難矣抑貞女之義烈尤足光哉尤足光哉女死為光緒十九年五月二日其父名宗洛縣學生

馬其祖曰予始愛生才嘉其不慕榮勢悲其遇乃不意其孝行若此宜天之以賢婦報之方貞女之誓死不食也其父商所以殮予曰仍其斬衰焉勿易約之母辱於其夫蘇氏治喪絕浮屠母違其家法其父有難色予曰是以節來以節終使其心果有幾微之歎乎彼即何能至此不然是重傷其意也聞者皆不謂可垂絕以威服進女却不御遂以其服終然則非世情之盡忘易足語大節者哉烏乎其賢遠矣

廉府君家傳乙未

君廉氏諱浩字子美無錫人少魁奇自喜偕弟鳳沼讀書太湖之土山不事章句見古今義烈時行輒歔歔感喟常是時東南鼎沸蘇常諸郡皆已淪喪合肥李公既率師至上海君奮曰壯士一殺賊耳生亂世吾終不以家為乃涕泣別母募死士隸令臺灣焚撫劉公銘傳部下轉戰南匯川沙閃復金山衛攻四江口屢卻敵有功劉公奇其才使主餉械會官軍追勦常熟賊距險搏戰久相持不決迫暮騎皆下馬步行前阻橋君驟登橋短兵接橋下伏賊發擊君踣地昇歸營君養創未瘳再奮欲陷陳久之創迸裂血出遂卒於是年二十有八矣君以布衣赴義不顧私獨時時念母愴然甫叙功得選用縣丞而遽戰死卹贈鑒儀衛經歷銜祀忠節祠廕一子入監配劉氏前卒無子以鳳沼子泉嗣君為主後泉光緒甲午科舉人君既卒而鳳沼亦隨劉公積軍功官山東知縣直隸州有能名

馬其昶曰君創決隕命癸亥夏五月事也時常熟一城孤懸賊中聲勢阻遏血

戰苦守數十日李公急檄軍赴援賊喋不得發城守完而是年遂復蘇州東南軍勢大起功當茂焉君乃不幸罹其禍烈豈非命哉夫一其心於王事者要其有成功而不必其事之立於己蓋君固可無憾也然後之人思其奮起冒白刃以不克竟其志又安能無悲乎哉君嗣子泉好學有文行輯家乘畢以狀謁余為傳乃摭其大略著於篇

鄭東父傳

鄭君諱景字東父直隸遷安人父鳴岡以舉人令即墨有惠政到官數月卒貧不能歸有三子長果次來次即君吏民懷其德爭來致殷勤意良厚亦以貧故遂留滯官所母夫人李氏賢明人也在約彌厲瘁志教子未幾次子來成進士復病卒死喪仍薦意不自沮日夜督君學君少時家無一橡半畝之遺生事之艱當時殊不自意娶殮朝夕皆母夫人心力所營不令君知也其後每言之輒痛心焉君文日有名光緒五年遂用即墨籍舉山東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迎養母夫人至都其後三年桐城馬其祖與締交心知君學出已上

宜為師而君顧引與為友嘗登堂拜母母命坐君侍立恂恂有孺子色母曰是兒早失父無教今辱友子幸勉其學好矣其昶敬悚汗下不知所為對時將歸里已戒期首塗君言於母流涕也是日見君事母溫恪之容積中溢外益悔恨平日之所虧於子職者甚大先是其昶在都月與君必再三見每見開口言論皆三代典籍退未嘗不自悔恨其失學而鹽山劉若曾桐城姚永樸永縣先後因其昶以交君皆言與君接如對古賢聆其言都為創獲既歸莫不充然各有得也君之學自經訓史傳朝章國故以逮百家眾說無所不涉而獨於經於經無所不致其力而尤莫篤於春秋君之言曰古者入學祭先聖先師先聖作經先師述之為傳今欲明聖人之經必自篤信先師之傳始如易有十翼春秋有三傳禮有記有喪服傳有周官禮詩有序傳書亦有序大傳又有孝經論語孟子爾雅為五經之總傳苟據此以求聖人之意十可七八得自唐後儒者多不信古傳而自立新說經之難明固無惑焉其說春秋也三傳錯出必求其通以謂左氏明魯史舊章二傳則孔子推廣新意口授傳指公羊明魯道者也殺

梁明王道者也左氏則備載當時行用之道當時行用之道霸道也所以必明魯道者為人子孫道在法其祖也穀梁則損益四代之趣咸在焉惟聖人崛起在帝位者乃能用之也其為說兼綜三傳若瓜蔓然牽引連互不相違害而尤兢兢致嚴於事天事君事親之辨謂春秋首致謹於元年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人知即位之為君道而不知其為子道也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必能為父之子而後能為天之子矣春秋之有三正由其有天子父之三命也春者天也王者君也正月者父也將以備責三正而單舉正月何也事天事君皆以事親為始也凡君所論著如此常乾嘉熾盛之時諸老先生慮無不崇尚樸學篤古多聞君治經亦循其軌轍而獨有意於前哲之微言大義使儒術鑿然可施效憤當時辯言亂政之徒縱恣蔑古禍乃甚於坑焚塊坐一室之中誦習本經眇然有千載之慮而又耻於近名不輕著書以為學期自得積之久而徐出之庶有當於古聖人經世垂訓之萬一嗚乎孰知學成而無用於世而今則死矣其所為書就不就未可知而又無盾子以承傳其業尤可悲也歲甲午其祖入

都再見君母夫人猶無恙。贈言而別。其後來赴母喪。又數年間。其主謀山東樂源書院。尋以疾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九。蓋君終其身靡一日匪讀經之時。即終其身皆事親之時。親之事終而君死在君無憾耳。獨古聖賢經傳之幸而留遺於今者。亦存亡絕續之秋也。於斯時也。而獨有君。而又不克竟其業以死。此何為者邪。然而推君事天之心。其勿敢有慙焉。決也。君既死。天下書院率奉詔改學堂。姚永樸教習山東。從其徒友問君所著書。得殘稿數種。手錄以歸。其祖於是并舊所錄者。編為鄭東父遺書六卷。合肥李國松刊行之。因次論其傳於首。

馬其昶曰。世學者言治經。大抵皆後易。謂其學難明。君獨言易。視他經易明。以有十翼可據依也。余學易自茲始。而姚永樸治尚書。兩人皆自知學不如君。而人書幸成。皆私冀他日得從容就君正焉。昔丁敬禮有言。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嗟乎。沈寥天。寓令其已矣。後世即有人。又甯能為益於吾邪。此吾黨所以益悲君不能置也。

龍泉老牧傳甲辰

龍泉老牧者合肥徐君子苓所自署別號也君故號南陽字西叔一字毅甫先世由南昌遷廬州世農也父欽多病早世性喜振施君方在娘有道士修髯古貌自言遊峨眉來到門乞齋已忽不見家人報產兒故遂小字曰道士岐嶷穎異涉學多通既孤貧不能自存太守劉耀椿奇賞之則以國士為資給其家少喜讀易及老莊孫武書究心天下利病顧視儕輩皆無出己上益放不自檢謂名業可立致年二十四舉於鄉入都獲交湘鄉曾文正公及邵郎中懿辰陳編修源寬張石洲穆暨他知名士皆解帶寫誠羣流傾嚮然性故介特於時俗人不能容納尤貴顯者尤以氣轢之人以此畏其狂望風嫉之既困不得第歸而鬻文自活得錢復隨手散去久益困則以書抵故人於京師謂足下誠欲起僕之窮乎何不號於諸貴人之門曰合肥有徐生善鬻文苟羅而致之不肯以恒禮自時文試帖館閣賦箋頌誄旁及兩漢三唐樂府與夫流俗俳諧祈神諛鬼藏嬌贈豔之作唯主人之命是聽計後而與償當其快意萬言之富唾手可

辦即非其人雖千金一字不得也蓋其困彌甚其自喜亦彌甚曾公典試江西使節過廬州詣君陋巷時其不在賦詩一章而去於是陳源克出守吉安再補池州君樂江南山水陳又故人也遂客其所當是時天下已大亂曾公治兵於長沙廣西寇既破武昌順流東下防江兵潰散寇遂據江甯西出侵擾安徽巡撫移治廬州江公忠源新立大功授巡撫馳入廬州治守禦陳源克已前解池州任被檄至廬州助守君方避寇亂鄉居聞陳至亟走存問甫入而城閉寇前鋒抵派河君留居圍城中廿餘日一日陳置酒飲君酒半慨然曰嘻子好言兵迺恆飲何憚一見撫軍樹尺寸功衛鄉里因強之以見江公江公固夙知君一見大喜曰何以教我迺者客有獻計藉富民財以招徠鄉勇鄉勇果何如君曰鄉民自保衛皆無足當巨寇江公曰然然吾精兵皆留江西今事急姑強子一行且聞子有老母又獨子不可徒死圍城中子幸出為我趣鄉勇來吾開門待戰事平還藉子草露布君既感陳公之言又重違江公乃許諾以筐篋城下買園出未幾城陷二公殉節死鄉里富民聞前時議歛民財事雖不就皆爭齎貲

君君用是益固无所向久之曾公水陸大舉克安慶明遣人迎致君居三年
江甯平兩淮游以無事君謂山中屋可葺田可耕也乃辭去到家解裝以所得
金買黃牛一頭私心自幸天若厭亂吾與是牛蚤作而夕休更十餘年即死幸
矣因自號龍泉老牧龍泉者巢湖之濱其所居山名也歲比不登蝗大起復飢
驅四走風雪寒沍中酒成瘴病比歸而牛死江淮之亂又作於是乃太息曰皇
穹不佑載掣余肘我牛不辰失左右手天邪盜邪孰終余歎悲夫自是仍時時
鬻文遊公卿間同治五年揀選得知縣不樂為吏改教職選授和州學正未上
事州牧游智開循吏也固要之往比至聞學師爭諸生贄金薄厚笑曰是尚可
為邪徑去不顧光緒二年年六十有五其夏有鵠鳥飛集書室侍者逐不去醢
之越日二大鵠率羣小鵠數百棲園樹震撼牆屋格格有聲君曰此賈太傅所
謂服鳥也吾其行矣遂卒君於醫卜相人之術一皆學習尤雄詩筆著有敦艮
吉齋詩文存六卷配楊氏生子二長源伯次元叔才而早死君上世五傳皆單
丁至源伯乃有孫五人

馬其昶曰子客合肥聞其先輩有三怪之目蓋謂君暨朱默存王謙齋而三子
及見王君年八十猶健為詩述君行乞為之傳且言君師事姚石父先生其文
學亦乃傳業桐城子其勿辭果敏公英瀚者起安徽州縣至巡撫故與君為昆
弟文一日君敝衣詣巡撫署果敏履屐出迎酒酣樂作君乃言曰大難初夷百
廢待飭而君輩為大官者固樂甚乎僕老罷殊不慣此因起趨出果敏亟謝曰
謹受教即命徽樂固請乃留其正辭不阿皆此類也今年余來合肥王君已前
卒偶與李生國松讀君文歎其絕人又頗惜其多無聊應俗之作今誠能要刪
之亦足以不朽李生請任校刻子乃錄存其文一百餘篇分類編次皆可觀而
君子源伯適於其時持狀來謁文也蓋其年亦且七十矣因頗採君所自著文
及王君語次之如此

沈石翁傳乙巳

石翁沈先生合肥人也諱用熙字薪甫一字石坪八十後自號曰石翁翁少而
篤學時時從其鄉先生趙席珍響泉問八法趙故以學行聞於時荆溪周教授

保緒有高名嘗過合肥翁年廿餘偕趙謁周郎舍周為言今天下書宗當屬安
吳包胥伯翁以諸生應試江甯訪安吳不遇遇其高第弟子吳熙載就詢筆法
精心習之其後安吳罷官寓江甯翁亦客江甯因從受業於是年三十矣安吳
之論書探微抉奧開闢一家前古無有翁性頗為既親承緒論則屏弃百為以
謂抗不獨絕無取見嗤年六十復輟漢分一意真草臨摹晉唐北朝碑刻秒泰
不失八十後精能之極乃趨簡愛人之得之者猶拱壁也翁生三十年而始工
書又六十年年九十而後卒自三十以逮其卒年無一日不學書然七十前猶
自謂書不工不輕為人作至八十後書亦乃頗自意矣始翁翳蟄里巷聲譽聞
如以歲貢生選甯國訓導不就而瘡益妣翫於書其書故不諧世俗自其縣人
蒯檢討光典攜翁書至京師乃始有聞李生國松尤為耆之酬以重直其家遂
資以為生而張君文運劉君澤源張君敬文皆傳其業劉君之篤信翁亦猶翁
之篤信安吳也數人者皆與予善劉君丐予為傳而張君文運先為文記翁書
法始末甚備予乃次之如此翁卒以光緒廿五年配趙氏生二子寶澤寶中孫

五人光烜賢而蚤死一女適舒城舉人葛鍾秀葛述翁遺事曰翁嘗避寇逃竄山谷鬻然負學以行冠絕得之則斷爛古搨及所弄鄧山人包安吳手蹟也寇怒裂擲之翁大呼曰命可捨此不可裂也寇乃熟視良久笑而去翁幸亦獲免嗟乎世方擾攘書誠未暇工雖工亦復何用然往往自古勝流畸士結習獨至之操真若性命鴻毛不以天下易吾之所好彼一藝之成願可倖乎哉及其既成風教之所被乃久而不衰也然則世所為皆如翁者又何功緒不竟之為慨哉

江西南昌縣知縣汪君家傳丁未

江君諱召棠字雲卿官江西南昌知縣光緒卅二年正月壬寅法國教士王安之置酒天主堂脅以事不從被刺死民大譁焚燬三教堂殺安之西國士女遇害者九人巡撫以下坐罷職自教案以來未有禍烈如此者也先是三十年夏新昌縣崇浦民龔姓與教民開闢訛言崇浦叛大吏以兵至未遽動龔姓抗不服聚眾數千洪江會匪欲挾以起事乘間陰煽之相持數月勢洶洶議者遂主

劉大吏慎其事檄君往君單騎馳入村曉諭龔姓皆感泣立繳兵械縛首從三人至定監禁罪事得解教民獲安而安之猶以民弱一用兵可立威憾君庇民議罪輕無能懲後謂繼此在港新建高安三案由此起時時誚讓至是以東招君飲君入而門閉從者在外酒半出片紙強君署名加抵龔姓罪償款十萬輝在港教民之逮繫在獄者君以死拒安之曰君死案自易結耳即持刀剪向君君知不可理喻陽起旋欲出不得趨旁室與教堂司事劉宗堯言宗堯漫不應安之躡至必得常乃已久之安之啟門出從者入見則君已流血被體刺喉不殊不能言以意索紙筆自書安之暨二教民謀殺狀甚具且言從宦久薄得民譽懼身死愚民激義憤餽教貽國際憂惟長官加意君既被傷歸食飲從唯出民日詣問起居知不可起而安之猶陽陽乘輿出入巡撫署民見之益憤丙午遂羣起毀教堂安之適民追刺之死又四日庚戌君卒於是自巡撫至士民皆走弔哭而上高臨川民各哭於所建生祠初君歷任上高新建南昌廬陵臨川德化諸縣皆有績民祠祀之其才辯慧捷於交涉教案事尤中機竅大吏屢奏

其能加三品銜以知府用而南昌再至竟死於職其後外務部臣奏遺津海關道梁敦彥偕法參贊戴端貴馳抵南昌定讞法參贊堅不承教士謀殺謂知縣自刎不得議卹索賠償撫卹教士銀二十五萬兩 朝廷顧邦交曲從其請然於君之死事未嘗不嘉其忠追贈太僕寺卿所在之地往往開會追悼亦聽民為之不禁止也君所莅皆壯縣公私饒阜事所應舉無不為又值革新之際一傾囊橐辦治以減損民累務使聲實出時上沒後家無餘貲年六十二

馬其祖曰南昌之獄議者斷斷致辯惟自刺與謀殺殊耳夫杯酒談讌自糜頂踵事理所必無者也就令有之慷慨引決不枉吾民不愈彰其美哉向使稍存濡忍之念漫辭應之固未嘗不得生以君智畧不出此者慮清議之擬其後亦不知禍烈之果至是也君在當時最號為趨時識變而交涉事又所素習卒以此殞其生遂原原稱義烈矣

歛許君家傳已西

君諱恭壽字品三許氏歛人也宋時自歛北鄉之許村遷居西鄉之唐蔡村曰

貴二公貴二公至君二十一傳矣祖廷娘父政祥五子君次二生三歲失母稍長從儀徵程可山先生遊同門生言文學則汪仲伊質行推君咸豐時粵寇據徽郡全家轉徙飢寒中自大父母及父以下相繼死盡避寇夜還治殯殮後母病篤執君手顧所生子泣曰吾家不奉死亡殆盡今吾旦暮入地以此子屬汝矣君泣受命自君邁亂數年嘗手殮十二喪哭至於無淚惟眶陷耳當是時君一子二女俱以饑亡其存者君夫婦暨一弟一子一女弟曰文鏡子曰學詩至饑時得米合勺必先食銳而後詩也至寒時得敝衣必先衣銳而後詩也寇既據徽久疫大作村墟遺民寥落每隱忍從賊君守義憤慨瀕死不換已而湘軍駐祁門復休甯江西道通乃挈家樟樹鎮教授為生亂定補學官弟子用貢生候選訓導本起孤危因不求仕竟終於家以耆德見欽鄉里初後母所屬一弟更百死以保其生者卒為娶妻營業巍然有立許故高賢大族祠堂常壯產餽羨溉及全宗既燬於寇族人有雲門者首任葺祠守墓譜系君一與同心為輔尤盡力鈎稽契約故業不失益宏其規至今族眾有事祠廡必念雲門食祭餘

必念君也君為人方質敢任事不設城府意有不可必竭言無隱至於恤貧乏
衡寡穉自其素性曾不待強故其生皆敬愛其歿皆哀寃祠事近二十年裁省
糜冗建敬宗小學端本女學以教族子女於是君孫承堯方以翰林家居銳意
興郡邑學安徽巡撫奏 上承堯在籍辦學績狀故言皖南學務莫先徵歛歛
學之興自許氏君本謀也君娶葉氏一子即學詩監生女適汪孫承堯君謂之
嚴既通籍授編修君老矣顧之而喜思先人之前殞離亂不及見又未嘗不涕
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日卒年七十五

馬其昶曰編修興學余得自郎鈔友人胡敬庵益為言其賢逾年編修為書因
敬庵致其父所為府君事狀曰願有紀也余以自古賢士之興昌嘗不有所自
顧肇基者積累畢世歸福嗣人往往遑瀾不相及故始之艱苦享成者或昧焉
今編修逮事其先王父知其留遺以及已也則承之者必肖於其初於以綿世
德不愈賈乎于故傳之豈第慰其思亦欲為凡為子若孫於人者告也

抱潤軒文集卷九

桐城馬其祖通伯

雪夜課經圖記戊寅

吾友方鞠裳幼隨侍其先臨江守麟軒先生於任所於是臨江規畫既具百為趨功庭以無事往往為之評騭書史而夜不止是時鞠裳雖始學固已究悉根要其後先生乞病廩蘇州而鞠裳歸桐城嗣其叔父連婚余家余見鞠裳多記古事心嘗愧之同治壬申余遊浮山先生適歸里因得拜見於山下明年再見於江甯余方應省試先生大偉異余文後余再試再黜先生過之益厚命鞠裳與余會文為課未幾鞠裳供職京師居三年汶汶無所試一旦心悸乞假省觀尅時日獨身走三千里以歸而先生則已前歿矣余既別鞠裳有姚仲實者年少而才俊交厚於余與鞠裳同姻戚亦同余每對之輒益思鞠裳及聞鞠裳歸治喪浮山家祠則往慰之悼懷前事相與流涕鞠裳痛父之不可復見無以寄其悲思乃命工畫者追繪雪夜課經圖屬余為之記初余之見先生也方歸營

此祠及余再至而先生之柩在焉知己存亡之感蓋已極人世之悲傷而況父子之凝結於天性者耶宜鞠裳痛之之深也門庭之多故親養之難留雖聖人不能無所憾至於兢兢修己顯親揚名則固無間於親之存歿終身焉而已嗟乎鞠裳棄官疾走以歸竟不得少伸其一日之志生存而不得養送死而不得殮此亦天下之至可悲者矣繼自今歲月更易嗜欲攻於外而忻戚將變乎中人情哀則返本而樂則易流異日者其或有流而不返者與抑尚思前者教育之艱懷今者終天無涯之恨而時有所肅然深念者與予欽鞠裳哀慕之篤懼其久而或漏故陳其往以貞其終俾鞠裳葆此勿失而予之無狀不克有所樹立一塞先生厚望又因以抒予之感云

先太僕公逸事公未

其祖既重校刻先太僕公奏略四卷是時宗老義津方館城中多記往事暇時相與談公初令分宜坐逋賦被職矣民間令當罷三日賦悉完何德民深也義津君曰子亦知吾家五世祖父母墓地所由來乎蓋公既歸隱分宜民間公貧

甚爭出私錢得若干金邑薦紳二人者持謁公欲為壽再見再不能言以退復
携之歸居民趨問公起居則曰我公無恙太淑人不幸歿矣公雖貧義不受金
僉曰固知公義不受雖然必報德則又相聚謀曰聞公求寃寃未得吾儕其無
意乎因復至桐城不見公挾習彤家言者一人俱遍歷岡阜最後得一區山巒
環聚法當後昌即以其錢買山署券曰馬氏公不得辭遂奉太淑人合葬茲山
所謂三科松者也吾家先隲惟四世祖父母葬高嶺及三科松最得形勝高嶺
之村其事亦絕異顧無徵不敢妄紀獨三科松為分宜民所購買也守墓老人
猶能道之其祖幼從大人掃墓亦竊聞之數數矣嗟乎民也如此况親為其子
孫者其可勿念義津君之歿令已逾歲余懼其久而或湮敢敬述焉

抱潤軒記丁亥

居宅前潔一室予讀書其中故未有名也吳至父先生取北齊顏黃門詩名之
曰抱潤軒軒凡再易皆以是名自予居此八九年寒暑昏旦風雨歡悲喜愕皆
於此焉寄勤惰前却可於此驗也一日讀易至乾初九喟然曰此可以觀矣易

以前用莫神於龍而其取象之初乃曰潛龍勿用不潛未有能用者也蓋天道人事胥由此云予之幼也雜於葦童未嘗有頭角標異既來居此則就學數年矣亦未嘗知學所以云之意也縱吾心力之所能至見凡業之足以為名者而赴之人之足以輕重吾者而賓敬之人見其如此也亦遂施一日之學士之泯焉無覺斯已耳自餘心力少異於人者莫不思有以自見於世然古固有獨行高臨曠一世不見知而無所悶者何耶彼誠有得於己則雖挾一藝之能且於世有所不屑況學先王之道有以待世而無待於世者其自視何如哉奔逐眾好之場反之己而蕩無足恃予是以有悔心也朝劑暮齎褫外乾中喜忌雜闕一愠一忻曩予居此且不能搏揖心志自堅其學淳湛到今吾齒日盛米鹽淩襍之事日益紛予方將有四方之志又安能長居此乎吾懼學之終奪於外也今夫龍之為物也其蟄也蟠汨於深淵及其上下雲雨開闔出沒御陰乘陽而人莫能測其迹其施無方其斂若亡其或藏或翔蓋無所往而非潛焉而又何用不用之異致耶人之於學倘亦有然者耶是說也與吾名軒之義其有合

乎其無合乎將質之吳先生遂書以為之記

記程節婦事

節婦秦氏夫曰程開謨世居桐城程家埂開謨耕天林莊攜婦廬田側光緒七年夏開謨歸省親病死是時婦年三十一矣有子女二誓不嫁也一日翁攜車來迎婦夜三鼓傭者呼婦起具飯婦曰中夜胡為者再呼再不應即聞夫兄某厲聲至排戶且入婦大呼不可子即著衣起矣須臾拔關出則奔投阮大屋阮大屋者吾友阮強仲勉之居也仲勉有友曰程開振與開謨從兄弟假阮氏屋以居仲勉為人端潔自好開振慕其風及是婦欲往訴開振相距且一二里天晦黑不辨識道路乃被縛置肩輿中婦大號痛某殿其後且歌且行以亂其聲先是開謨死未幾兄某謀嫁之署券矣其姑入室見人從後啼大驚奔出或曰噫是若子也或曰妄也是夕開振宿於館亦若有人推而寤之者明日日昃知之則婦已行矣事已不可為乃與仲勉諸人謀釐田宅贖其孤耳婦既昇至所賣人家大罵數婦人擁之登堂堂上親朋咸至婦於堂上毀其神櫨數婦人執

之好語慰之強為之飾容解髮則髮已於夜倉皇著衣時引刀斷之矣為更衣即手裂衣意堅甚且死罵不絕一家惶亂莫知所為不敢強乃宿於鄰三日開振等聞之大喜於是謀諸族長暨里耆老毀券復以肩輿舁歸程家堙舊宅其夫柩方殯於寢堂未去也婦入門大慟觀者數百人皆欷歔泣下會命開振迎歸撫教其子亦遂附居阮氏之宅焉其祖聞而歎曰嗟乎此可風也已乃書其事請於學官旌其閭以勵薄俗且以堅其末操云

桐城附郭義山記庚寅

桐城山脈自西北縣治倚西北隅民俗信風水無貧富營葬地慕難費或至千金家貴戚輒禁先隴輒採雖族姓不得耐喪數月外殯貧者覆草槨上地不即得則數十年百年子姓眇小氣絕槨朽敝骸融狼藉暴風日穴狐鼠郊野皆滿於是乃有儲壤收瘞諸無主後及貧不克擇兆者聽往自阡號義山桐城附郭義山七十餘所曰蛇山曰木魚山曰月山曰蔭宗庵在城北曰丁家竹園曰柳林庵曰下烏石岡曰魏家山曰周家園曰毛莊在城東咸豐初忠壯營將士三

千人殲於城南水上曾文正公書碑為河沿義冢連綴大口墩南茶庵連魚地
西則述城自竇公殉節處起林家窪古太霞宮夾來林隱諸庵香爐包上至毛
公洞大小琵琶山王家大窪楊家嶺邑西山薄城俯瞰兵戰之所爭也故死者
尤衆云昭忠祠在太霞宮側其在官莊山則有茶園有河南窪洪家尖黃家朱
家窪在演武亭有烏石上岡中岡有梅家院在冷水澗有太平庵官塘梢駱駝
却竇凡所在地或巔或趾或山之腹或旁近左側或一區或數區相屬其在境
東南及西北去郭遠者一族私者寄寓客民若旌德山所自置者不列此其歲
時累土培冢經費有官莊山心莊雙河坂陳景莊演武亭富倍莊古塘劉莊田
十八畝有奇不能給城內外斗母閣今圯乃籍其田在南掘岡挂車山者六畝
有奇曰井莊曰窑灣歲凡租入百六十餘石葉君泳清督其事益勤以慎徵求
山田處所簿錄之而鈐印於官嗟乎人孰無不忍其死者之心乃久視其暴骸
中野非情也財力單索或益拘陰陽畏忌人事遷易致零替耳夫生者之居卑
濕固猶愈於露處者也既死而藏非吉固猶愈於不藏者也北邙蒿里皆古士

大夫叢蔀處今即瘞於此深其碑刻固其冢或俟他時之改圖焉君子所不譏也至以時譏省阻畜牧塞鑿竇毋俾即壞則有賴後君子之踵其緒者予故詳紀之以徵永久凡山界糧畝租入有可攷者具列於后云光緒十六年冬十月邑人馬其祖謹記

關影圖記 辛卯

閑伯既取平生所歷境屬馮君筱伯作八圖題曰關影關影者固范无錯去影圖名也无錯善病思所以自娛樂乃圖去影而命其詩為迴風集閑伯覽而善之及是圖成无錯曰關影圖之詩則亦可命之為橫風集也予來安福无錯行矣閑伯則為言兩人所相與樂者出關影圖示余謂歷茲以往倩善畫者補之其樂且未有極也余笑曰影去矣又可執耶達者樂時而偕逝過去之影與方來未至之影何不相與忘之而必關此幾幾者為尚得謂知樂者耶天下惟忘者樂而不忘者苦雖然忘影可也而其不可忘者則非影也乃未始不寓乎影人必有不忘也而後可以忘然則君二人之為此其善忘耶其又得謂非知樂

者耶其第二第三圖余之影蓋當在焉閑伯既自為記又屬余書此他日无錯見之亦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乎則吾三人者之樂非圖所能狀然亦安得而不圖也

西山精舍圖記

辛卯

距縣治三十里有山口挂車紙棚河南冲北冲河水出焉北河之水將與南淮地忽平行吳氏聚族於此吾邑高明第室多環縣郭粵寇距縣久蓋燬矣同治初子家歸自上海賃居吳氏之廬大父方在堂內外少長數十人屋小如斗倚山臨溪四歌滿野每大雨溪漲則行人待溪外皆坐室中望見予從師讀書吳氏祠時新脫兵亂家人訢訢聚處若其屋真我有也明年大父卒又逾年返城居其後予冠而娶外舅安福君方移病自免則買吳氏廬奉母屏居而鬻茅作舍三子讀書其中叔節最少最秀出與兩兄齊稱誦聲琅琅徹路衢於是又為姚氏廬也當是時叔節族父有沈士翁者老矣嘗依其家而阮仲勉亦閉關山中外舅喜歌詩好酒翁蕭然而已予以歲時過從則折簡招仲勉村居無禁忌

放意高言昏旦淹留而不厭謂吾數人者天下之至豪也又數年姚氏復葺其先宅城中而西山之廬遂空承平漸久故家以次規復舊業宜可喜矣今年冬叔節將北行出其西山精舍圖乞余為記觀其題詩感歎若不勝其思者予益愴然不可為懷念昔之居是宅今存者無幾人耳予方以衣食之故有事於奔走而叔節亦新選大母之戚其兄弟皆當謀養外出廼者不顧彼已無幫量之心何可復有仲勉尤困餓羈旅至不能自存求如異時之多暇而此數人者乃群萃乎一堂無憂樂之聞其處而深道其所願欲之懷則已不知踪跡合并之更在何年第相與披圖遠想而寄其思於無極也嗚乎其可慨也已

重修高忠憲公水居記 丙申

明高忠憲公當萬厯時謫官歸里築室漆湖之濱曰水居樓其側曰可樓蓋讀書棲息其中者二十餘年誦公所自為記使人眇然有絕俗離世之思公清修大節震天壤其東林會講之盛學者尤豔道之風會所趨遂與明代為終始嗟乎夫孰知其植基寂寞幽隱之中邈世數十年而無憾者固若此乎其初嘗客

全匪數月識其邑人廉惠卿暇與登九龍山望太湖飲惠泉之水訪高顧二公之遺跡而慨焉弔其既泯益相與縱論學術興壞之由世變之無窮已太息者久之當二公之都諱東林聲氣被遐邇通我朝承流矯失痛刮虛見淹賅鴻博之儒蔚興後乃益獵取標末則根本最初之事稍荒矣吳中尤得風氣之羽士習常先天下然吾輩竊怪雍乾之際漢學方熾而先五世祖一齋先生以布衣講授虞山松陵間硜硜守洛閩之藩杪泰不軼而一時從遊之徒廓然大變其所趨終不歆彼而信此何也豈所謂豪傑之士微之已而不餒固有非眾嗜所能奪者哉余之來也念先人之舊遊欲交其賢士因以攷求當時淵源之所漸而故老已無可訊者其後得廉君因廉君又知有許君靜山某君葆良者雖未之見信其君子人也於是三君暨其邦人葺公水居既成惠卿謁余為記余謂今時事變之亟亘古剖判以來未嘗有也自堯舜三代之所已誠聖哲之所講求皆若不足為治蓋西學興儒術左矣於斯時也區區欲感發來學躡公之後納諸寂寞之塗其毋迺迂大而不急與抑吾觀前世所行不為儒術之迂者多

矣卒何救貼危之萬一也夫以吳際江海俗彌侈遐夷狎處耳目回駭日益新而乃有不避迂行如諸君子者吾又以知儒者之教澤蓋遠矣哉

書孫秀才事丁酉

光緒二十二年余客皖中貴池王源瀚滌齋為言其鄉孫秀才礪字選青號蒼璧者孝子也今將乞文於當代能言之徒以張大其事余謝不敏則請之益力其言曰秀才少孤學未成傭書養母久之補郡學生其事母蓋天性宿夜焚香祝哽噎二十年如一日母疾侵益刺指血書疏願促已算病往往瘡其假館必近村使歸省會霪雨不歸者十日矣一夕雨甚急起索盥去主人止之不可曰吾母其不適乎予心意忤忤何也拔關出其從子果在途告母病速之歸主人大駭其後遭喪嘔血成塊三日不食飲殯母郊外積潦滿道引身障棺竟體塗汚殯訖伏地大病不忍吾母獨處此眾知不可算為結茅菽之尋卜葬太婆石復廬墓側旦暮上食如生存匍匐斷藥中髮蓬蓬垂耳下直經麻屨皆穿敝家故貧又讓產其兄獨貨已田完宿逋所餘畝才三分耳至是益窳好義者爭持

疏米來餉壹謝不取有里豪其地與孫氏先營錯食地形陰拔孫偈反譴孫毀塚訟於官詞連秀才官逮繫急縣人大譁官職吾孝子願救孫孝子者會學官于是會者四十二人具列其孝行白之令事得解祥禪既屆撤廬返遐通迎觀有感歎泣下者令懸其前事議設義塾聘秀才百金則謹謝曰吾豈忍以親市秀才母氏程其遭喪在甲午春年四十餘貴池先以廬墓受 旌者有桂復李傳圭暨秀才而三條齋云

遊冶父山記 丁酉

廬江縣治東北二十里有山曰冶父世傳歐冶子鑄劍於此上有鑄劍池湖澄清冽可飲可溉太平寰宇記以當春秋時楚群帥四處水經注冶父城在郢都側樂史誤也余以光緒二十三年冬十月己未要其邑人錢凝和偕遊至山麓舍車錢君老而僂且憊且登余陟速而憊先之五里陟其巔暮色自遠而至唐時建無量殿今猶存殿無寸木碑石嵌空層轉而上如城闕如虹梁幽室陰肅非得日咫尺不辨物旁祀雷師廟令言山峻多毒物神逾歲輒一至號洗殿至

則光氣內撼山石飛鳴寺僧皆伏不敢窺久之乃去云余宿其前廂遲明登望
江樓晨光納牖目際無垠前至伏虎巖其踞石上時則白湖焦湖黃陂諸湖雲
氣坐起窪隆環瑱皓若積雪陽景騰薄摩盪成采然後徐入山腹盡勢極態錢
君躍喜以謂觀雪乃無此奇也山有二徑余來自西道會錢君他事別去余獨
尋常明上人循東道下抵寶際寺傾崎既窮足舒山展人意轉紆竹樹翳蒼澗
谷沈沈有聲寺亦肇於唐今圯矣上人精醫術孟頫有遁者不可知其跡乃一
飯而去

潘氏墓祠記 戊戌

曩予客安徽布政使署則聞潘刺史文鐸之賢時安徽清田賦刺史告養臥家
大臣奏起之而奉天將軍亦以聞外需才幹吏疏爭有 詔往安徽刺史奉母
李太恭人至于因緣得見敦樸樂易君子人也又逾年寄示所為贈君事略且
曰先人死王事文鐸樛昧遺骸莫辨虛祠望祭使不有述其真以救後昆敢請
其祖則謹條其世系及所以死事狀俾鏡之祠壁潘氏故隸潘陽衛

國初從入關居京師後徙廣州駐防七傳至瑞隆有隱德生二子君其長也諱
正錦字卿雲少厲志節與人交無不盡有友將助人殺仇逢遇君色沮君挾之
歸開諭大誼卒感悔為善粵亂起大府募兵擊賊君方為旗吏典書計以文儒
不在選奮袂請行曰此吾報國日也戰常陷堅四年七月師次唐夏鄉軍覆死
之年四十二歲葬蕭岡西得勝山常是時刺史十一齡矣隨兩兄侍母又十八
年成進士由工曹乞外宰奉天安東權復州開原海城皆有名迹一日讀李二
曲先生傳見其尋父屍不得立祠戰場悲感出涕曰嗟乎小子獨非人乎哉遂
投劾奉母徑歸起祠堂下埤繚以牆垣嘉木蔭楹鑿前為池亭承其翼儲茶以
飲渴者春秋拜奠旁皇四望靈子歸來愴惻行路蓋刺史每述其事未嘗不嗚
嗟也於是其祖曰嗟乎觀於此者雖我朝開國之初八旗禁旅所以無敵於
天下其故豈不可知也哉然則如君父子纏綿忠孝之至情曷可無述況其在
今嗚呼悲夫

江油張侯宰廬江南到官自以儒臣膺民社不當惟簿書期會之知又俗久敝
吾其章教邑故有潛川書院中興後縉紳大夫益增置三樂堂異時惟踵故常
校時藝稍未有以鑒材傑之望於是諮謀於眾合併一校而分課其所業闕齋
舍以棲士崇樸學以誘進於古廓然大革前規而謬以予專講席風會肇啟學
不素儲無以拓其識器乃廣聚典籍用餉陋孤自新購贐所舊藏通得書若干
卷經史粗備謂予不可無言予惟學者之志真鵠乎亦鵠乎忠孝而已忠孝之
性具於人人之心不假外益然而在昔儒者之教必汲汲焉惟學是務何也人
人所同具言乎其朔也識知闕進寡於後起厥性闇焉聖賢者葆其朔不秘其
有吾誦其言所以明其明以明之我也經也史也子集也純駁不同其明我一
也忠孝之不明而曰經世者妄也曰儒雅亦妄也明乎忠孝之道斯其所託業
於此焉於彼焉皆可也學術之多途載籍之浩博孰是衡之無或爽者是故讀
其書而能明吾心所當明者天人之要古今之所賴也且吾嘗試觀於天下橫
目之祇汶汶者皆是也其或後之所能以德以功以言如古所稱不朽者其

人乃往往有高世之懷生今之世惟古與稽彼誠有所不屑耳吾因是而知士之逐於風趨皆其後之一無可立者也世果有豪傑之徒出乎志業雖宏要之以嗜學為始

三公祠記

庚子

西蜀梁令君濟觀於光緒廿三年來攝縣事攬圖冊詰者庶得明李蜀人實成以死救城狀邑人祀焉縣治之西北故有實祠燬於亂謀重建之未幾受代去以屬少尉文宏基少尉亦蜀產也於是邑人吳芬自請効功寡敵邁出役不逾時凡成殿前後兩楹用錢五十萬有奇前殿祀實後殿以祀楊張二公楊張二公異時祀於縣署署燬曠不續今併為一祠故號為三公祠也當崇禎初流賊起陝西踰燕南河北復自灃池渡河而南漫尋及於鳳泗江淮楚蜀之間所在糜爛而桐城實館其衝張獻忠屢悉眾來犯死守不得逞當是時史公可法提師捍衛黃將軍得功馳驟赴警而楊公張公又相繼為令與縣士大夫喋血守禦應變不窮卒至明社可傾而吾城終不可拔蓋自崇禎七年以逮十四年秋

城不亡者維楊公十五年夏迄十七年冬城之存維張公楊公年少有奇才張公寬仁長者其得民心也同其應機赴便卒完城也亦同張公之來也其年冬城勢尤危獻忠既破六安太湖誓且屠桐城圍攻數重城旦夕破而桐城守將庠應登方率其卒實成等數騎間道謁巡撫史公於廬州至舒城為賊得賊使應登誘降桐應登許諾乃陽為賊辭說而盡以其虛實輸我賊怒殺之再使成成辭氣奮厲大呼我成也賊脅我降若若必無降賊畏黃將軍黃將軍即至賊破膽走矣賊大怒遂支解成以死城上人望見成感動相與流涕向成而拜城守益堅張公噓指血然礮礮發中賊渠率益募死士縋城請救於是黃將軍駐鳳陽用三日夜蹕六百里來援賊大驚奔潰獻忠跳而免是役也城得不屠得忍死以待黃將軍救至者實成力也嗟乎成在當時微耳今躊然乃與諸公比德史黃各有專事衡宇相望侯虜別於生存義烈炳於殊世運夷事往大地傾岷而其肝膾於人心者不以盛衰久暫而替且使其鄉之人引之為己重也此豈有資於外至者哉夫流賊誠慄悍能亡明之天下而不能亡此區區彈丸之

一城然則國家廢興存亡之際豈不以人乎哉予是以慨然而書之楊公諱爾銘四川筠連人張公諱利民福建侯官人光緒二十六年夏四月邑人馮其昶記

集虛草堂記癸卯

李生健父才敏而好讀書從予學兩年矣生少長貴戚其尊甫侍郎持節滇黔家事一倚辦生挈綱持維宏纖畢具張君子開曰世皆急仕宦健父弱冠舉於鄉乃唯學之急茲其難也每日晨興詣書室事至決事即事已就案誦習不廢晝未嘗及內必至夜分始退其書室三楹牆宇峻高隘束天氣不得下或曰是於衛生非宜乃別築草堂於其宅後隙圃略仿泰西治室之法窗櫺四啟以收納空氣既成予取莊子語命之曰集虛率分日之半處其中乃使人有林野曠適之思不知其為城市居也未空氣之為用博矣民物資之以生長運而入之排而出之是名炭養炭養者敗氣也計屋容積空氣之數幾何人日噓吸用氣當幾何二者乘除相抵而以法欽放之必使空氣饒羨則使體蠲疾反是亦往

往生惠蓋泰西居宅衛生之學如此子謂其說既信美矣抑猶有進焉氣盛然於太虛有屈有騰其騰焉者其清也其屈焉者其濁也吾之氣生於心氣與氣相引視其類吾騰之而來其濁吾屈之而來其清者未之有也彼呼吸猶是人耳其天之亡也久矣則雖置身曠莽之野即又安望其與太虛之氣之上騰者訢合無則也哉易曰山澤成君子以虛受人不虛未有能受者莊子之所以集道泰西之所以衛生於大易之恒脊有合焉生既從子受易其所志誠可謂邁俗然吾願生之無以是遽足益虛其心以求造於古之人乎吾則曰匪虛也積微以盈塞乎天淵亦且至實焉爾

慈竹居圖記 丙午

吾友劉君訪渠其為人古所稱悃悃無華者也余嘗從其所見興化李君審言筆札辭采蔚然其用情尤深至兩君之文質不同尚其交厚乃有若骨肉子於李君雖未見然能知其為人也李君海雅知名當世子時方為屈原賦注寄江甯求君是正君幸教之無隱君亦厲書丐題所為慈竹居圖者曰詳有老母年

八十矣母皆長華腴自歸先子斥其嫁訾卹親振族數年略盡中更艱苦有非人所堪者今詳庸書四方稍其甘旨而老母病卧床旬有數警明年歸家奉母誓不再出忍寄此間如負芒刺比屬友人圖母搢杖僂坐詳由階而上欲有所請環蔭慈竹清景絕勝子幸為之言庶託不朽亦詳報母之一端訪渠益為之請子推君交友之道固知君之能事其母也嘗以謂人子之得用其情於吾親者獨有少時耳交游盛而別離之事起貧者尤甚焉或歷歲不歸或歲一再歸皆坐席未安輒去率十年計之乃不能有一年之日其餘時徒以貽其親愛人亦何賴有此子為也而其勢又未可得已此李君之所為自傷而子之離吾父母遠逾二十近且十餘年思李君蓋羨其猶有今日然則李君之圖子雖未見而能言其圖之意者宜莫如余也因為之記

遊紫蓬山記 丁未

予客合肥今六年時一至逍遙津杏花墩謁包孝肅祠顧未嘗遠出歲三月上旬樊稼亭有遊大蜀山之約健父曰可遂遊紫蓬山也紫蓬一名李陵山肥水

出焉最為邑西勝地詰朝偕子開訪渠石宜六人同往出西平門廿里至大蜀
一峰障郡而峙旁顧無侶爾雅所謂獨者蜀也子與健父先至憩山之半以遠
鏡窺從來者聲歎若可接而聲寂不聞飯後各題名去西南行廿餘里宿楊圩
距紫蓬猶可廿里所明日主人偕登有寺踞山之巔房廊蕭曼與山為卑崇登
閣遠矚天宇開豁念子一身寄此渺然時大風塵起僧言晴霽則巢湖中帆檣
可指見水經注肥水出良餘山西北入淮茲山之水皆東南入巢湖無能西北
逾山而過乃知郡縣志以紫蓬當良餘而謂肥源久湮者誤也肥水實出將軍
嶺在紫蓬北六十里自嶺以西之水入壽春者為注淮之肥其東流十里經雞
鳴山繞郭迤南入湖者今亦曰肥河酈道元謂之施水也爾雅歸異出同流肥
合肥得名以此吾意良餘山即將軍嶺曹公征孫權由渦入淮出肥水至合肥
良餘扼其衝吳魏戰爭必駐重師於此將軍嶺之稱由此起也紫蓬祠李陵不
知所由始吾又疑魏將李典守合肥有功廟故祀李將軍或乃不知將軍為李
典誤屬陵因以名山而并以肥水之出將軍嶺者亦移被於此斯誠歧之又歧

者耳古今地志非目驗則往往乖異周中書家謙居山下十里曰周圩多藏書
子開邀往過之周亦以謂肥水不源於此矣是日觀蘇子瞻遊定惠院二詩手
稿及他宋賢遺跡久之不能去秉燭至楊圩宿明日返郡城書此桐城馬其昶
記

抱潤軒文集卷十

桐城馬其昶通伯

許宏聲哀辭

丙戌

許翁成嘉字宏聲少習舉子業屢黜於賢學試會寇亂初定江南郡縣彫喪吾邑人多往江南耕田占籍者翁遂發憤走廣德州試為諸生已而棄去為醫予與翁識在友人阮仲勉家翁為人治病必時其減劇為憂喜餽之財物則愕然慚仲勉疾殆甚翁診之投劑不即瘳則私流涕予見翁長者也與之語溫然翁時年六十餘問翁父母物故幾何歲矣翁泣下不能語予心異之自是時時來予家翁喜言神仙因果事日誦世所傳感應經及他格言十數萬語口不及人過每來予齋中久坐極懽即客至啜焉睡去默誦所習十數萬言者尤喜夜譚予每自治所業甚憊不能支蓋翁猶津津也其與人言必及予與仲勉日再三言人則曰已知頃之翁復言如故夫人處一鄉邑之中率未覩天下賢雋見租有別乎不肖者驚為殊絕宜也然而世之狃於同而謗所異者何也嗟夫士方

少年未遇抱獨行其不為人所忽易幾希矣乃翁所好惡如此而今其又死也
余安能無悲也邪翁生而羸壯而漸盛逾七十不減其壯時自謂當得大年今
年夏與余一見秋九月高仲撥來言翁死矣又言其病革精爽不稍衰為遺令
戒子孫為善不得為不善且謝予相知誓死不能忘也予聞而悲之將往會翁
之葬乃先為文以據余哀吾嘗謂翁即死當相為傳即以是貽其子孫以償諾
責

祭外舅竹山府君文 庚子

維年月日總服甥馬其昶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於外舅竹山
府君之靈嗚乎紆城之鄉靈淑蟠會仍世有聞惟姚氏最憲臣蹶起活我黎萌
援鴉惜抱羣流慕傾暨暨按察樹立崢嶸我始髫鬣亂議連高門安福之子按察
之孫先子命我是翁何人誰不宦富乃宦彌貧卜云不諧別締於張未偶而使
前要敢忘實命自天顛倒萬千或虧或成匪卜之愆就蚤晚漏骨肉百年兼我
畜我納我以規愛分子半誼則視師廣生高譚默不一詞敏身退讓遇詩大恣

招挾肝腎人莫吾知窮老到官不名一有曠世之抱屈此奔走古上庸地孟達
悲吟堵水回險賊魄悽心冥冥高鴻浩然投効壯子晨駕瘴毒宵迫抑豈其中
有不自得承凶萬里然疑難揣欲號仍猜有隕如彌計先子亡逾時十載孤立
茫茫猶恃公在嗚乎已矣天宮地長瞻懷恩紀如何可忘尚饗